

柏拉图全集

PLATONIS OPERA

增订版

7

[古希腊]柏拉图◎著
王晓朝◎译



人民出版社

柏拉图全集

PLATONIS OPERA

增订版

[古希腊]柏拉图◎著
王晓朝◎译

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伟珍

封面设计：吴燕妮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柏拉图全集 .7 / [古希腊] 柏拉图 著；王晓朝 译. —增订本. —北京：
人民出版社，2017.4

ISBN 978-7-01-016891-3

I. ①柏… II. ①柏… ②王… III. ①柏拉图（前427~前347）—
全集 IV. ①B502.232-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255153 号

柏拉图全集 [增订版] 7

BOLATU QUANJI

[古希腊] 柏拉图 著 王晓朝 译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）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16.5

字数：235 千字 印数：0,001—3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16891-3 定价：40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增订版译者前言

拙译中文版《柏拉图全集》自2003年开始出版以来，十来个年头匆匆而过。应社会大众的阅读需要，全集多次重印。期间，译者也在不断地听取和收集各方面的批评意见，并在教学和科研间隙对全集进行增订。最近几年，译者承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相对较少，有了对全集进行全面增订的充裕时间，遂有这个全集增订版的问世。

译者除了对原版译文进行逐字逐句的修订外，还做了以下工作：

(1) 原版中各篇对话的提要译自伊迪丝·汉密尔顿所撰写的各篇对话短序。本次修订，所有提要均由译者本人撰写，内中包含译者自身的阅读心得，写出来供读者参考。

(2) 考虑到研究的需要，也考虑到柏拉图的疑伪之作至今尚无最终定论，因此借增订之机，补译柏拉图伪作十六种。它们是：《阿尔基比亚德上篇》(Alcibiades I)、《阿尔基比亚德下篇》(Alcibiades II)、《希帕库斯篇》(Hipparchus)、《克利托丰篇》(Clitophon)、《塞亚革斯篇》(Theages)、《弥诺斯篇》(Minos)、《德谟多库篇》(Demodocus)、《西绪福斯篇》(Sisyphus)、《厄里西亚篇》(Eryxias)、《阿西俄库篇》(Axiochus)、《情敌篇》(Rival Lovers)、《论公正》(On Justice)、《论美德》(On Virtue)、《神翠鸟》(Halcyon)、《定义集》(Definitions)、《诗句集》(Epigrams)。

(3) 专有名词(人名、地名、族名、神名)有少量改动和增添；哲学概念和术语的译名结合近年来的研究动态有改动，并以注释的方式说明旧译和新译的基本情况。

(4) 文中注释有较多修改和增添。所有注释均由译者参照已有版本的注释加以取舍、改写、综合、添加。

(5) 柏拉图著作标准页在原版中在页边标注, 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, 修订版改为在文间标注。

(6) 除原版中列举的参考资料外, 本次增订着重参考了下列图书:
J.Burnet, *Platonis Opera*, 5 vols, Oxford, Clarendon Press, 1900—1907.

Plato, *Complete Works*, ed. By John M. Cooper,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, Indianapolis, Cambridge, 1997.

(7) 参考 John M. Cooper 编辑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中的索引, 重编增订版索引, 并增加希腊文对照。

近年来, 中国高校大力推广人文素质教育, 阅读经典著作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。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, 译者将增订版的《柏拉图全集》分为十册出版, 以解决全集篇幅过大, 一般学生和社会读者难以全部购买的问题。待各分册出版完成以后, 再视社会需要, 出版完整的《柏拉图全集》[增订版]。

增订版各分册内容如下:

第一册: 申辩篇、克里托篇、斐多篇

第二册: 卡尔米德篇、拉凯斯篇、吕西斯篇、欧绪弗洛篇

第三册: 美涅克塞努篇、小希庇亚篇、伊安篇、高尔吉亚篇

第四册: 普罗泰戈拉篇、美诺篇、欧绪德谟篇

第五册: 克拉底鲁篇、斐德罗篇、会饮篇

第六册: 国家篇 (10 卷)

第七册: 泰阿泰德篇、巴门尼德篇、智者篇

第八册: 政治家篇、斐莱布篇、蒂迈欧篇、克里底亚篇

第九册: 法篇 (12 卷)

第十册: 伊庇诺米篇、大希庇亚篇、阿尔基比亚德上篇、阿尔基比亚德下篇、希帕库斯篇、克利托丰篇、塞亚革斯篇、弥诺斯篇、德谟多库篇、西绪福斯篇、厄里西亚篇、阿西俄库篇、情敌篇、论公正、论美德、神翠鸟、定义集、书信、诗句集

借《柏拉图全集》增订出版之机, 重复译者在原版“中译者导言”

中说过的话：“译作的完成之日，就是接受批评的开始。敬请读者在发现错误的时候发表批评意见，并与译者取得联系（通信地址：100084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；电子邮件：xiaochao@tsinghua.edu.cn），以便译者在有需要再版时予以修正。”

感谢学界前辈、同行、朋友的教诲、建议和批评！

感谢人民出版社为出版中文版《柏拉图全集》所付出的巨大努力！

感谢中文版《柏拉图全集》出版以来阅读过该书的所有读者！感谢中文版《柏拉图全集》出版以来，对该书作出评价和提出批评意见的所有人！

王晓朝

于北京清华园

2014年6月1日

目 录

增订版译者前言	001
泰阿泰德篇	001
巴门尼德篇	101
智者篇	175
索 引	248

泰阿泰德篇

提 要

本篇属于柏拉图后期对话，以主要谈话人泰阿泰德的名字命名，约写于公元前 369 年，即柏拉图第二次西西里之行前后。公元 1 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，将本篇列为第二组四联剧的第二篇，称其性质是“试探性的”，称其主题是“论知识”。^① 对话篇幅较长，译成中文约 6 万字。

对话采用双重叙述的方式：第一重是欧几里德偶遇忒尔西翁，俩人谈起泰阿泰德，让书童将他多年前听到的一篇对话的记录念给忒尔西翁听（142a—143d）；第二重即这篇对话本身，谈话人是苏格拉底、塞奥多洛和泰阿泰德。本篇带有纪念泰阿泰德的意味。在谈话中，塞奥多洛推说自己年事已高，主要让年少的泰阿泰德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。塞奥多洛大约生于公元前 460 年，居勒尼人，数学家，是柏拉图和泰阿泰德的老师。泰阿泰德是柏拉图的朋友和学生，柏拉图学园里的重要成员，约生于公元前 414 年，在公元前 369 年的科林斯战役中负伤，不久后去世。

对话第一部分（143d—164d），讨论“知识就是感觉（αἴσθησις）”。苏格拉底运用他的产婆的技艺（精神助产术），帮助泰阿泰德产下这个观点（151e），然后对之进行检验。苏格拉底指出这个观点与普罗泰戈拉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的观点相一致，进而又将这个观点与赫拉克利

^① 参阅第欧根尼·拉尔修：《名哲言行录》3：59。

特的流变学说联系起来，提炼出一种相对主义的感觉论：感觉者和感觉的对象都在不断变化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，个人的感觉是独特的。(153d—154a) 然后，苏格拉底批评这种感觉论，指出普罗泰戈拉这一神话最终破灭。(164d)

接下去，苏格拉底要求塞奥多洛接受提问，在交谈中偏离“知识就是感觉”这一论题。苏格拉底进一步批评了普罗泰戈拉的感觉主义，提到智者（聪明人）和哲学家的区别、哲学家的特性、哲学家的追求、运动的两种类型、主动派（主张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）与主静派（主张一切事物都是静止的）的对立，等等问题。(164d—184b)

对话第二部分(184b—202c)，讨论“知识就是真判断(δοξάζειν)”。苏格拉底继续运用助产术，帮助泰阿泰德产下这个观点。(187a)“判断”这个词的意思是灵魂（人的感觉器官）就某个事物形成判断、意见、想法、信念。苏格拉底没有从正面说明什么是“真判断”，而是对“假判断”的产生过程进行分析。他用“蜡板说”(191c—d)和“鸟笼说”(196d—199a)来解释错误判断的发生过程，从而断定，即使真判断也不是知识。在不掌握知识的本质，亦即回答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之前，不可能回答什么是“真判断”，什么是“假判断”这些问题。

对话第三部分(202c—210d)，讨论“知识就是真判断加解释(λόγος)。”泰阿泰德说他听别人说过这个知识定义，提出来讨论。苏格拉底指出，解释要么是说话，要么是列举事物的组成部分，要么是列举事物的某些特征，将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。说出差异就是在进行解释，解释的意思就是某种解释或说明。然而关于任何事物的真判断已经包含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不同特点，说知识就是真判断加上解释是一种同义反复。在探索知识性质的时候，没有比这更加愚蠢的说法了。所以，知识既不是感觉，也不是真实的判断，更不是真实的判断加解释。

否定上述三个知识定义以后，苏格拉底最后指出，尽管整个讨论没有结果，但这样的讨论对泰阿泰德是有用的，因为他现在明白了不要自以为是，他会在今后孕育新的美好的思想。(210b) 本篇为柏拉图知识论（认识论）重要著作，非常值得深入研究。

正文

谈话人：欧几里德^①、忒尔西翁^②

欧 【142】刚从乡下来吗，忒尔西翁？还是有些时候了？

忒 有些时候了。实际上，我到市场上找过你，我还纳闷怎么就找不到你呢。

欧 噢，你找不到我，因为我不在城里。

忒 那么你去哪儿了？

欧 我下港口去了，半路上碰到泰阿泰德^③，被人从科林斯^④的军营送来，抬着去雅典。

忒 他活着还是已经死了？

欧 还活着，但可能快不行了。【b】他受了重伤，偏偏又染上了军中爆发的瘟疫。

忒 是痢疾吗？

欧 是的。

忒 这样一个人，竟然快要没了！

欧 对，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忒尔西翁。刚才我还听到有人赞扬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行为。

忒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【c】他要是不这样，反倒让人惊讶。但他为什么不在麦加拉^⑤停留呢？

① 欧几里德 (Εὐκλείδης)，哲学家，苏格拉底的追随者，麦加拉学派的奠基人。

② 忒尔西翁 (Τερψίων)，苏格拉底的追随者。

③ 泰阿泰德 (Θεαίτητος)，柏拉图的朋友和学生，柏拉图学园里的重要数学家，约生于公元前 414 年，于公元前 369 年的科林斯战役中负伤，不久去世，时年约 50 岁。据此推算，苏格拉底于公元前 399 年被处死的时候，泰阿泰德才 15 岁左右。这与对话中说他“还是个小青年” (142c) 相符。

④ 科林斯 (Κορίνθια)，地名。

⑤ 麦加拉 (Μέγαρα)，地名。

欧 他急着回家。我要他留下，劝过他，但他不愿意。所以我看着他上路。在我回来的路上，我回想起苏格拉底^①，真佩服他的先见之明，他对泰阿泰德作过评价。要是我没记错，就在苏格拉底去世前不久，他遇上当时还是个小青年的泰阿泰德。苏格拉底见到他，和他交谈，对他的天赋极为赞赏。后来我去雅典的时候，苏格拉底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我，很值得一听。【d】他还对我说，我们今后必定还会听到泰阿泰德更多的讲话，等他进一步成熟。

忒 嗯，他显然说中了。不过他们谈了些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吗？

欧 宙斯在上，不。单凭记性肯定不行。【143】不过我当时一回家就及时做了一些笔记，后来有空的时候又仔细回忆，把它写了下来，以后每次去雅典，我都向苏格拉底询问我记不清楚的地方，回家再作补正。就这样，整个讨论都被我很好地写了下来。

忒 没错，当然了。我以前听你提到过这件事，一直想要你拿出来给我看看，尽管长时间没能如愿。有什么理由我们不现在就来过一遍呢？从乡下走到这里，无论如何，我需要休息一下。

欧 【b】好吧，我不在意坐下休息。我从伊利纽^②就陪着泰阿泰德。来吧，我们歇着，让我的书童^③读给我们听。

忒 说得对。

欧 书^④就在这里，忒尔西翁。你瞧，我是这样把它写下来的，不是像苏格拉底对我转述的那样来写，而是就写成苏格拉底直接对参加谈话的那些人说话。他告诉我，这些人是几何学家塞奥多洛^⑤和泰阿泰德。【c】我想在书面文字中避免不同讲话之间的叙述语——我指的是，当苏格拉底提到他自己在讨论中的讲话时，他要说“我认为”、“我说”，

① 苏格拉底 (Σώκρατης)，哲学家。

② 伊利纽 (Ἐρινεῦμ)，地名，位于厄琉息斯和雅典之间。

③ 书童 (παῖς)，奴仆，佣人。

④ 书 (βιβλίον)，常指抄写在莎草纸上的卷轴。

⑤ 塞奥多洛 (Θεόδωρος)，几何学家，从居勒尼来到雅典从事教学。

或者回话的那个人，他要说“他同意”、“他不赞成”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我就让他直接对这些人说话，省略了这些叙述语。

忒 嗯，这样做还是挺规范的，欧几里德。

欧 现在，书童，把书拿来读吧。

谈话人：苏格拉底、塞奥多洛、泰阿泰德

苏 【d】如果居勒尼^①是我首先要关心的，塞奥多洛，那么我应当问你那边的情况，在你的年轻人中间是否有人致力于几何学，或者致力于哲学^②的其他部门。不过，我爱雅典实际上胜过爱居勒尼，所以我更急于知道我们的年轻人中间有谁将来会出类拔萃。当然了，我自己总是试图发现这样的人，尽全力去寻找，但我也在不断地向其他人询问——亦即向我看到年轻人乐意追随的人询问。当然了，你现在有了很多追随者，这很公道，因为单凭你的几何学你就能做到这一点，【e】更不必提你的其他造诣了。所以，如果你遇到过有谁值得一提，我很乐意聆听。

塞 好吧，苏格拉底，我想你应当被告知、我也应当告诉你，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杰出的小青年，你的一位同胞。要是他长得很美，我可不敢过分热情地谈论他，免得被人怀疑我与他有恋情。事实上——请原谅我这样说——他长得一点儿也不美，而是长得很像你，塌鼻暴睛，只是不如你那么明显罢了。【144】我讲起这些话来心安理得；我向你保证，在我遇到过的所有人中间——我结识过许许多多的人——我还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样拥有极好的天资。除了超过常人的思维敏捷，他的脾气非常温和；尤其是，他有男子汉的气概，和他的同伴们一样。我从未想到，这些品性能够在他身上并存，我从未看到在其他地方能产生这样的人。一般说来，像他这样思维敏捷、博闻强记的人经常不够稳健。【b】他们会到处乱闯，就像没有压舱物的船；他们看起来很勇敢，而实际上却是一种疯狂的躁动；另一方面，比较稳健的人在学习中又经常显得笨

① 居勒尼 (Κυρήνη)，地名。

② 这里的哲学应是广义的，相当于各门学问的总和。

拙，有点——记性实在太差。但是这个孩子能够平稳、确定、有效地推进他的学习，脾气又非常好，就像油一般无声息地流淌。结果就是，小小年纪就取得这样的成绩，真的令人惊讶。

苏 这是个好消息。他是雅典人吗——他是谁的儿子？

塞 【c】我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但我不记的了。不过，他正在朝我们走来，就是这群人中间的那一个。他和他的同伴刚才在外面涂油，好像已经结束了，正在朝我们走来。你注意看，看你能否认出他来。

苏 是的，我认识他。他是索尼昂^①的欧佛洛纽^②之子——确实就是这种人，我的朋友，你告诉我他的儿子是这种人。他在各方面都非常杰出，也留下了很多遗产。但是，我不知道这个小伙子的名字。

塞 【d】他的名字是泰阿泰德，苏格拉底。至于遗产，我想已经被托管人花完了。毕竟，在花钱上他是出奇的慷慨大方，苏格拉底。

苏 真有君子风范。我希望你能请他过来，跟我们坐一会儿。

塞 行。泰阿泰德，到这里来，到苏格拉底边上来。

苏 噢，过来，泰阿泰德。我想看看我长了一张什么样的脸。【e】塞奥多洛说我长得很像你。不过，你瞧。嗯，要是你我各有一把竖琴，塞奥多洛说它们都已经调好了音，我们应当直接相信他的话吗？或者说，我们应当试着发现他说此话有无专门的音乐知识？

泰 噢，我们应当对此进行考察。

苏 要是我们发现他是音乐家，我们应当相信他说的话；要是我们发现他没有这样的素质，我们就不应当相信他的话。

泰 没错。

苏 嗯，我假定，要是我们对我们的脸长得相似的问题感兴趣，【145】我们不得不考虑他讲这样的话是否具有任何绘画的知识？

泰 对，我应当这样想。

苏 那么，塞奥多洛是一名艺术家吗？

① 索尼昂 (Σουβίου)，地名。

② 欧佛洛纽 (Εύφροσύνης)，人名。

泰 不，据我所知，他不是。

苏 他也不是几何学家吗？

泰 噢，他无疑是几何学家，苏格拉底。

苏 他不也掌握了天文学、算术、音乐——以及其他一切有教养的人应当懂行的学问吗？

泰 嗯，他好像是这样的。

苏 所以，要是他断言我们之间有某些身体上的相似之处——无论他想要帮助我们，还是正好相反——我们一定不要过分在意他的话吗？

泰 也许不必。

苏 【b】但若假定他赞美我们中间某个人灵魂呢？假定他说我们中的某个人是好的和聪明的呢？听到此话的人一定不要过分热心地考察这个受到赞美的对象吗？其他人也一定不要愿意表现自己吗？

泰 要，必定如此，苏格拉底。

苏 那么，我亲爱的泰阿泰德，现在由你来表现你自己，由我来对你进行考察。尽管塞奥多洛经常在我面前说许多人的好话，有雅典人也有外邦人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像刚才赞扬你那样赞扬任何人。

泰 【c】那倒不赖，苏格拉底，不过你要当心他不是开玩笑。

苏 那不是塞奥多洛的作为。不要借口我们的朋友在开玩笑而取消我们已经同意要做的事情，或者说你可以要他提供证据，他必须这样做——因为不像有人 would 告他作伪证。所以，鼓足勇气，坚持你同意要做的事情。

泰 行，我必须这样做，如果这就是你已经决定要做的事。

苏 现在，告诉我。你正在向塞奥多洛学习几何学，我猜的对吗？

泰 对，我正在学。

苏 【d】也学天文学、音乐和算术吗？

泰 嗯，我急于想学，不管怎么说。

苏 我也这样，我的孩子——向塞奥多洛或者向其他在我看来似乎懂得这些事情的人学。尽管我跟他们在许多方面交往甚欢，但我有个小

小的困惑，想在你和你的同伴的帮助下考察这个困惑。嗯，学习不就是在所学的那件事情上变得比较聪明，对吗？

泰 对，当然如此。

苏 使人聪明的东西，我想，是智慧吗？

泰 是的。

苏 【e】它在任何方面与知识不同吗？

泰 什么？

苏 智慧。不就是他们知道人们拥有了它就是聪明的那个事物吗？

泰 嗯，是的。

苏 所以知识与智慧是相同的事物吗？

泰 是的。

苏 这正是我的困惑所在。【146】我无法恰当地把握这个知识到底是什么。我们能对它作个说明吗？你们大家会说什么？谁第一个讲？就像玩传球游戏的儿童说的那样，掉了球的就坐下当驴子，一直不掉球的就当国王，有权要我们回答他喜欢提出的问题。嗯，怎么都沉默了？塞奥多洛，我希望我对论证的热爱没有使我失态吧——我只是急于开始一场讨论，使我们全都亲密无间，无话不谈？

塞 【b】不，不，苏格拉底——就凭你说的最后一件事，我就可以忘掉你的态度。不过，还是在这些年轻人中找一位来回答你的问题。我不太习惯这种讨论，我这把年纪了，也不能很快适应。但对他们来说，做这种事很合适，也能从中得益。所以你们就开始吧，别让泰阿泰德离开，问他更多的问题。

苏 嗯，泰阿泰德，听到塞奥多洛怎么说了吧。【c】你不会违背他的意愿，我保证；在这种事情上年轻人也肯定不会违背有智慧的人——这样做根本不可能是恰当的。现在，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吧。你认为，什么是知识？

泰 嗯，我应当回答，苏格拉底，你和塞奥多洛吩咐我这样做。不管怎么说，要是我犯了错，你和他会纠正我的。

苏 我们肯定会有的，要是我们能做到。

泰 那么，我认为塞奥多洛教的东西就是知识——【d】我指的是几何学，以及你刚才列举的其他科目。然后还有那些技艺，比如制革，无论你把那些技艺总起来说，还是分开来说。它们必定是知识，我肯定。

苏 你的回答确实很坦率，也很大方，我亲爱的小伙子。我向你要一样东西，你给了我许多；我想要简单的东西，我得到了杂多的东西。

泰 你这是什么意思，苏格拉底？

苏 没什么意思，我敢说。但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。当你谈论制革的时候，你指的是制鞋的知识吗？

泰 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

苏 【e】当你谈论木作的时候，你指的只是制作木器的知识吗？

泰 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我再一次这样说。

苏 那么，在这两个例子中，你都在界定知识是关于什么的吗？

泰 是的。

苏 但是，这不是我要问的，泰阿泰德。我要问的不是人可以有关于什么的知识，也不是有多少个知识的门类。我问这个问题不包含清点这些知识门类的意思；我们想要知道知识本身是什么。或者说，我在胡说？

泰 不，你说得很对。

苏 【147】再考虑这一点。假定有人问我们一些常识，或者日常事务；比如，什么是泥？假定我们回答，“陶工的泥”“砌炉工的泥”“砖瓦匠的泥”，我们的回答不是很荒唐吗？

泰 嗯，也许是吧。

苏 我假定，这样说从一开始就是荒唐的，当我们说“泥”的时候，【b】无论我们再添上它是制俑工的泥，或是其他匠人的泥，我们以为那个提问的人能理解我们的回答。或者说，你认为当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某个事物的时候，他能理解这个事物的名称吗？

泰 不，肯定不能。

苏 所以，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知识的人也不懂“鞋子的知识”吗？

泰 不，他不懂。

苏 那么，一个不懂什么是知识的人也不懂什么是制革或其他任何技艺吗？

泰 是这样的。

苏 所以，当提出的问题是“什么是知识”的时候，【c】用某个技艺的名称来作答是荒唐的；因为它指出了知识是关于什么的，但这不是这个问题所要问的。

泰 好像是这么回事。

苏 还有，我在想，在有可能作出简洁而又普通回答的地方，这样的回答是漫无止境的。以这个有关泥的问题为例，可以简洁而又普通地回答，泥就是混合了液体的土，而不必在意它是谁的泥。

泰 经你这么一说，苏格拉底，事情好像比较容易了。【d】但我相信，你正在问的这类问题也出现在我和那位与你同名的苏格拉底^①前不久的讨论中。

苏 那是什么问题，泰阿泰德？

泰 塞奥多洛当时在这里借助图形向我们证明平方根^②。他画给我们看，面积为三平方尺或五平方尺的正方形的每一条边（或平方根）都无法用一尺的线段来度量，以这种方式，他逐一举例，一直讲到十七平方尺，然后由于某些原因而停了下来。所以我们想到，平方根的数量显然是无穷的，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些平方根都置于一个名称之下，用这个名称来指称所有平方根。

苏 【e】你们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了吗？

① 指小苏格拉底，泰阿泰德的同龄人和体育训练伙伴，在《政治家篇》中充当主要谈话人，在《智者篇》218b中亦被提及。

② 平方根（δύναμις），这个希腊词的原意是“权能”，在此用作数学术语。当时数学术语尚未固定，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。在148a—b处，它被用来特指“不尽根”。柏拉图时代的数学家讨论算术问题经常与几何问题交叉。他们经常从几何学谈论面积为3、5等等的正方形的边长（即平方根），而不是直接谈论我们今天所谓的 $\sqrt{3}$ 、 $\sqrt{5}$ 、 $\sqrt{17}$ 这些“无理数”。